

中国鸟类观察

第 22 期 China Bird Watch 2004.7.5

台港深穗佛鸟友共赴江溪村

水雉重要繁殖地前景实堪忧

本刊讯 6月19日,台港深穗佛观鸟者共12人,自驾车奔赴水雉繁殖地广东肇庆江溪村观鸟。江溪村目前是已经发现的国内最大的水雉繁殖地,华东师大的研究生宜舟去年10月的一天,在近万亩的芡实塘统计到了800多只水雉。

每年4月底水雉陆续从南部飞至广东肇庆,开始求偶、产卵、孵化、育雏、换羽的繁殖过程,整个繁殖期约7个月,直至11月底集群分批飞离。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水雉都在哪里越冬,是分散还是集群。这个时期的水雉羽毛最美丽,叫声也很动听,且非常活跃,经常见到三只水雉为侵占领域为争配偶打斗在一起。

然而水雉的生存环境正在被改变。目前江溪村正在搞开发,有新修的马路从近万亩芡实田中间穿插而过。据说,该地部分芡实田已经被征用,准备建筑瓷砖厂。还有一些芡实田已经种上了其他经济农作物,如香蕉等。周边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大面积水雉的栖息地恐怕从此终结。(lool)



水雉 lool 摄于江溪村

鄂尔多斯保护区不见遗鸥

本刊讯 据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遗鸥保护区的消息,今年春夏保护区及附近地区只见到十几只遗鸥,其它水鸟也大大减少,一片萧条。

由于连年干旱,原遗鸥繁殖地桃-阿海子水量减少太多,湖面已经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导致遗鸥投稿或建议请寄: 100733 北京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网络中心 吴楠

遗鸥繁殖的湖心岛与岸上相连,人畜和老鼠、兔子等都可以随时上岛,遗鸥因此放弃了这个地方。

据去年7月初的观察,虽然多有干扰,该地尚有小部分遗鸥坚持坐巢繁殖,但幼鸟出巢和成活率很低,大约有1000多只遗鸥成鸟,只见100只左右幼鸟,与最高年份(4000对成鸟及每巢平均2个卵)相差悬殊。今年这些遗鸥也不见了。

鄂尔多斯遗鸥保护区属于难得的观鸟胜地,交通、食宿方便,保护区工作者对观鸟者很热情,能观察到不少鸟类。该地有不少半荒漠环境下的特殊鸟种,除了繁殖的水鸟,还有百灵等雀型目鸟类及猛禽、沙鸡甚至蓑羽鹤,还记录到白喉林莺。

目前世界上一共发现4个遗鸥繁殖群,除了鄂尔多斯,还有哈萨克斯坦、蒙古和俄罗斯3处,据说也不是很稳定。遗鸥的越冬地现在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对遗鸥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如果它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橘树)

本刊启事

本刊自复刊以来,已经出版了7期,期间收到不少读者的热心反馈,对我们的工作赞扬有加,不少鸟类学者慨然馈赠自己的学术著作。我们对每一位关注《中国鸟类观察》的读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刊资金来源于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GF),编辑人员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网站志愿者,其中三人在北京,一人在浙江省台州市,日常的编辑交流工作主要通过网络进行。

本刊为免费赠阅,赠阅的对象多为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和鸟类学者,也有部分一直关注鸟类保护的人士。他们的地址来源有三个:一是我们平时交往积累;二是其他观鸟者推荐和自荐;三是我们从各类媒体上了解到其爱鸟观鸟事迹,主动联系。由于地址来源的多渠道和不确定性,我们无法明确知晓赠阅的对象是否都收到了本刊,邮寄过程是否存在漏期和破损现象,以及读者是否对本刊有兴趣或有意见。因此,我们热切希望收到读者的反馈,也请目前没有具体收信人姓名的保护区提供具体收信人姓名,以保证本刊的寄达。

您的支持和鼓励将是我们做得更好的动力。

——编者

电话:010-65368377

繁殖期鸟类观察记录二则

【彩鹬】2004年4月5日傍晚，我在厦门机场附近的一个半干的水塘里发现1只雌性彩鹬，它在长有水烛的浅水区活动。此后连续几天，我都没有看到它。4月14日，阴天，我再次来到这个水塘，发现有雌雄2只彩鹬，其中雌鸟正蹲在地上（它并没有发现我），雄鸟距离雌鸟有1米距离，过了一会，雌鸟站了起来，我看到1枚浅色的卵。卵下在水烛边的地上，离水很近，卵的周围没有任何巢材，我判断卵是刚刚排出的。雌鸟站起来后，立即开始在附近1米范围内寻找枯草，然后叼到卵的边上，用枯草筑巢。过了一会，雄鸟也加入筑巢，帮助找巢材，但是，筑巢的工作主要由雌鸟承担。4月15日，雄鸟继续孵蛋、补巢，雌鸟偶尔会出现，但只是来看看，并不参与孵化和补巢的工作。巢越来越大，巢材都是水烛的枯叶。此后几天，雌鸟不再出现。4月19日-25日，我出差去外地。4月26日出差回来，立即去彩鹬的繁殖点，发现彩鹬的巢中蹲着1只黑水鸡，来到巢边，发现巢中没有卵，在离巢半米远的地上有破为两半的蛋壳，从颜色和大小来判断是彩鹬的，从现场看不像是被人破坏的。此后几天，雌鸟出现过1次，但是一直没能再找到彩鹬的巢。虽然这次繁殖没有成功，但是一些现象很有趣，特别是彩鹬先下卵，再筑巢的过程。

——斑鱼狗（厦门）

【黑翅长脚鹬】6月在深圳华侨城湿地观鸟时，我们发现一只没有见过的怪鸟，有黑翅长脚鹬的一半大，后来确认是黑翅长脚鹬的幼鸟！深圳还没有它确切的繁殖记录。不久我们又发现泥滩上有5只更小的幼鸟在自己觅食，接着看到在湿地边缘的枯灌木丛中有另外3只探头探脑走出来，毛茸茸的在泥滩上走来走去，非常可爱。

在繁殖期间，黑翅长脚鹬有一些奇特的行为。一是在我们稍微接近时它会朝人飞过来，在空中盘旋几圈后停落在泥滩上。二是驱赶想靠近泥滩的小白鹭、夜鹭。我们看到一只黑翅长脚鹬把一只夜鹭和一只小白鹭赶跑了。还有一只小白鹭可能是不把驱赶它的黑翅长脚鹬放在眼里，双方对峙了一下。过了一会又来了两只黑翅长脚鹬，在两只的配合攻击下，小白鹭只能离开。

——PT（深圳）

编者絮语：夏初，多数鸟类繁殖期接近尾声。幼鸟逐渐成长，纷纷在亲鸟的带领下，开始在自然界觅食。本期责任编辑 王西敏

出生命的第一步。全国各地鸟友观察到不少亲鸟培训幼鸟生活技能、相互嬉戏的精彩场景，杭州观鸟者老郑更是拍摄到了小鸕鹚亲鸟教授幼鸟如何捕食的珍贵画面。观察这些自然界中鸟类的亲情，不仅是一种美的享受，更让我们想起人伦之情、父母哺育之恩。由观鸟感受生命的美好，发现身边的幸福，其间的收获是最可宝贵的财富。



黑翅长脚鹬幼鸟 StrongARM 摄于华侨城湿地

【书讯】

《人与生物圈》出版鸟类专辑

由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办的《人与生物圈》杂志2004年3月号出版鸟类专辑，这是继由云南教育出版社主办的《人与自然》于2002年8月号出版鸟类专辑之后，又一家刊物如此集中介绍鸟类生存状态。

本期杂志有大量精美的鸟类图片，除了介绍鸟类的迁徙、觅食、繁殖等知识外，重点报道了中国当前鸟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文章揭露了养鸟成风、吃鸟、破坏鸟类栖息地等威胁鸟类生存的行为，《长线捕鱼——海鸟的全球性灾难》揭示了不为大众所熟悉的海鸟所遭遇的不幸，而《“圣洁”的垃圾鹈》更是讲述了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无知和肆意破坏，导致山东荣成大天鹅栖息地环境恶化和数量急剧减少的现状。

该刊物亦介绍了观鸟活动，其中《观鸟人，自然保护区的知音》理性客观地分析了自然保护区和观鸟爱好者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关系。

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鸟类，介绍观鸟活动，以及观鸟者自身的影响力，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观鸟、爱鸟的行列，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人与鸟类本应和谐相处的自然。

《人与生物圈》杂志编辑部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32号（100864），联系电话010-68597347

信箱：birdwatcher@vip.sina.com

寻找飞翔的感觉

上海，有这样一群观鸟人

观星者

上海位于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线上，由于开埠较早，在 19 世纪不少国外生物学家前来中国时都会途经这里，因此使得在上海这块不大的地方，其鸟类记录也达到 379 种。只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许多鸟类已再也不见其踪影。现在的上海是一个商业气息很浓的城市，城市的快节奏和生活的压力使得不少人都缺乏对于自然的亲近感，所以能够参与一项走近自然、融入自然的的活动，对于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们来说是十分渴望的。

上海的民间观鸟起步于 2001 年 12 月，比起北京、广东等地都要晚了不少，由网友“永不熄火”在当时的 WWF 中国网站上海留言板发帖召集，并由华东师大的专家指导，在崇明东滩进行了第一次观鸟活动。参加活动的人数超过 20 人，大家通过手中不算太好的望远镜第一次看到了苍鹭、环颈鸪、凤头麦鸡等；并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学会了如何区分白鹭、中白鹭和大白鹭；也认识到在芦苇里活跃着的并非麻雀，而是某种鸻类。此次活动由于阴雨关系，所观测到的鸟种并不很多，但也“沉淀”下了风入松、赵烟侠、永不熄火、乱走西风、ptigris、及本人等日后观鸟的忠实爱好者。

于 2002 年元旦在山东荣成天鹅湖的第二次观鸟活动，对我、对上海的观鸟者走向成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同时看到如此众多的鸟类。大天鹅在平静的海湾里安详地游弋，灰鹤一家三口优美的舞姿，以及大量的豆雁、各种鸭类，极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这种感觉是长期生活在喧闹的大都市里的人所不能感受到的，在这里，可以忘记所有烦恼，有的只有轻松和安逸，也正是在这里，让我真正对观鸟痴迷起来。

随着上海分站观鸟活动渐渐增多，天童山、江湾机场、植物园、西天目山都成为我们的观鸟胜地，古人、memoo、Phd007、石在水、阿髅、枫林、不大懂等更多的朋友加入了观鸟的队伍，老灯等摄影高手的到来，更让上海的观鸟活动变得丰富多彩。

上海分站的观鸟者一直在为鸟类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通过数次在崇明东滩的观察，发现并记录了崖沙燕、花田鸡等上海地区的鸟类新种；石在水、阿髅、古人和赵烟侠等几位观鸟的中坚分子，策划并制作了《菜鸟观鸟手册》，给新入门的观鸟爱好者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古道热肠的赵烟侠

更是利用自己高超的电脑技术，制作了“鸟语者”鸟种记录网站，无论是鸟类专家还是业余观鸟者都从中获益非浅。同时，上海分站于 2002 年和 2003 年两次组织队伍参加了东洞庭湖观鸟大赛，既提高了自身的观鸟水平，也和各地鸟友加深了友谊。

除了纯粹的观鸟活动外，我们还通过举报和配合警方调查，成功地从花鸟市场中营救出了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普通鵞和日本松雀鹰；联合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在人大会议上提交倡议书呼吁保护江湾机场中的天然湿地；以及参与和协助科研机构对一些地区的鸟类调查等。我们和上海的媒体也保持较好的关系，曾有多家媒体报道过我们的观鸟活动。虽然期间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的朋友走了，又有新的朋友加入进来，我们也会有各种争论，但大家对自然、对观鸟的热情不减，这对于我们积累经验，发起或参与更多有意义的活动都有非常宝贵的借鉴作用。

目前，我们正在向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申请，准备发起成立上海野生鸟类保护协会（简称上海野鸟会），在本市及周边地区组织一些普及型的观鸟活动，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心和参与进来。



红喉潜鸟 观星者 摄于上海宝钢水库 03/3/20

另~类~观~鸟~法

道具：船一艘（25 吨以上），离陆地较远的滩涂一块（此滩涂须能被水淹没）

时间：涨潮

原理：一些雀形目鸟类飞行能力较弱，涨潮时无处停留，只能选择小船，和你近距离亲密接触，届时你想赶它也赶不走。

实战地点：上海崇明九段沙西南角

战果：黄腰柳莺、红尾歌鸲、乌灰鸫雌鸟、黄雀雌鸟、铁爪鸻（存疑）、红喉歌鸲各一只。

参与人员：华东师大学生、观星者、风入松等

白头翁，我认识的第一种鸟

古人

白头翁，又叫白头鹎，应该说是自己对照着图鉴认识的第一种鸟。

认识白头翁前，其实已经算是观过鸟了，是跟着“永不熄火”等华师大的朋友去天童山观鸟。可是那次在游山玩水之余，对鸟是压根就没记住一种，甚至还对以后是否要观鸟打了退堂鼓。

朋友曾送我一架望远镜，是那种大红膜的。喜欢的同时，真还不知道拿着它看什么好，常拿出来在阳台上东张西望。偶然在网上查望远镜，想看看别人都拿望远镜干嘛。“望远镜”、“观鸟”这样的词好多，就在这阴差阳错中知道了“观鸟”，也就这么查到了WWF上来了。在得知有这么一次天童山观鸟的机会后，就迫不及待地报名参加了，觉得终于可以有用到望远镜的机会了。

现在回想，不是望远镜带我进入观鸟的行列，而是观星者多事！

瞧他热心的，竟然在还没有认识我、看到我的时候，自说自话地替我订了《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然后在网上发帖说：“古人我替你订好了”。真是的！难道不要钱白送的吗？

在拿到书虚伪地表示了感谢，心疼地付了78元之后（还要算我邮费），翻看着这如天书一样的鸟书，心里暗骂“这观星！”

整个天童山观鸟没拿出鸟书来一次，天地良心可不是偷懒，而是看了也白看，看不懂。整个观鸟途中，对那些老鸟们的观鸟识鸟暗暗佩服。那些家伙，不但看到的认识，看不到的，听到的也知道，还能辨雌雄——你说这些人“正常”吗？

算了，我也别观鸟了，就拿望远镜看看风景吧。

回来的好一段时间，没再提观鸟这事。望远镜和鸟书，如供品一样整齐地摆在书架的显眼处。

WWF论坛是每天都要上的，在这里你要想避开观鸟这词是不可能的。这里有那么些爱鸟、观鸟的人。你总能感到在好些帖子的背后能听到鸟的呼吸，感受到鸟的身影。

记得是华东树懒的一则帖子里说：现在小区里白头鹎真多。

白头鹎？应该是白头的吧？那我们小区里也应该有吧？我好像见到过……

赶紧的，拿了望远镜，冲到阳台上——真的，相信我，真的很容易就见到了。

那是个春天的午后，整个小区静悄悄的，阳光撒在新绿的树丛上，枝叶间跳跃着一种橄榄绿的鸟，间隙的清脆的鸣声，显示着他们的欢快。一种平时被我忽视和漠视的精灵，现在是如此清晰地展示着他们的快乐和存在。

可这是白头鹎吗？幸好我还记起自己有本鸟书。赶忙回屋，拿下“供品”，翻找着。白头鹎，先对图，瞧啊！这图画的真像！（现在看看，可真不像）。再翻文字，“898”，谁编的书，怎么不把文字写上边？

“中等体型（19厘米）的橄榄色鹎。”——靠！我一菜鸟，我怎么知道大、中、小该怎么判别啊？还19厘米，怎么测量？真是不为菜鸟着想的鸟书。

“眼后一白色宽带纹伸至颈背，黑色的头侧略具冠羽”——似懂非懂，再看看，好像是如文字描述的。不能再看文字了，再看就不像了。其实心里已经一口咬定是白头鹎了！这时要谁和我说不是，哦，那打击肯定和失恋差不多。

谁还能记得，认识第一个字的感受吗？还能记得第一次戴上红领巾的感受吗？呵呵，别笑话我，真的，我就像个初识世界的孩童一样，惊喜于展现在自己眼前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与自己朝夕相处，但毫无察觉的世界，原来是如此的精彩和美丽。

白头鹎，如同初恋的情人一样。

特色鸟讯：（6月）

★6月6日，北京观鸟者在四川峨眉山2600米处记录到1只四川林鸢。

★6月9日，北京观鸟者在四川九寨沟海拔3200米处记录到4只蓝马鸡，6只黑头噪鹛。

★6月12日，山东观鸟者在济宁市北湖记录到2只水雉，并发现该地有较严重的捕鸟现象。水雉一般繁殖于北纬32度以南，北方只有零星记录。

★6月18日，北京观鸟者在圆明园记录到一只红颈瓣蹼鹈。

★6月，深圳观鸟者多次在华侨城湿地记录到黑翅长脚鹬幼鸟数只，继去年5月同地区观察到该鸟种幼鸟后，终于证实该鸟种在深圳繁殖。

★在前三年调查基础上，经20余人连续两周高密度的跟踪，6月27日—28日，世界极危鸟类黑脸琵鹭在中国繁殖期的觅食地首次在辽宁省大连庄河港与蛤蜊岛之间的海滩被发现。该项调查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资助，沈阳理工大学生态环境研究室周海翔副教授主持进行。